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龍出

名劍風流

下

珠海出版社

1036167

古龙

作品集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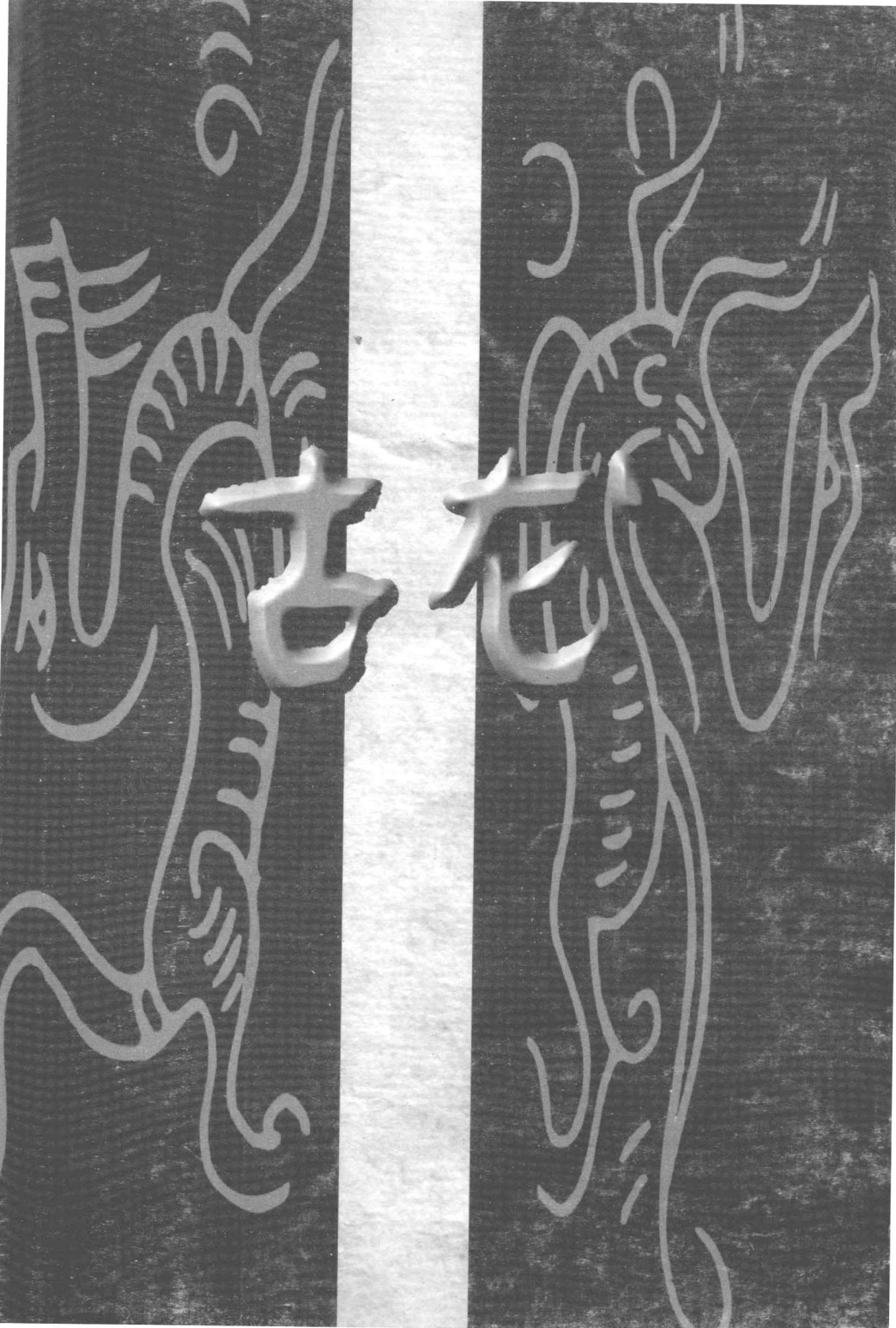
名剑风流

下



淮阴师院图书馆1036167

珠海出版社





左上 卧龙生，前右 诸葛青云，右上 古龙。





和歌





敬告读者

2004年11月，珠海出版社与台湾古龙著作发展管理委员会（古龙作品著作权惟一合法机构）签订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古龙武侠小说，除珠海出版社之外的任何出版单位均不得非法出版古龙武侠小说作品。若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皆属非法出版物，珠海出版社将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5年8月，珠海出版社推出新版《古龙作品集》。此套全新版本的《古龙作品集》有如下特征：一是将旧版《古龙作品集》中不属于古龙本人创作的续作、伪作全部剔除，保证了古龙作品的准确、完整、权威。二是在顺序排列上，以出版先后顺序编号，使读者能够清楚地看出古龙作品的创作轨迹和风格变化。三是每套书前均有专家写的新版序言，书后附有“古龙作品创作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古龙小说。四是在开本、封面上均重新设计，力求典雅、气派，在书稿内容上重新校对，精益求精，并在每本书中配有精美插图，是适合收藏者典藏的精品佳作。

新版《古龙作品集》标有防伪标志，防伪标志的位置在每本书封面的左下角。读者如发现市场上有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或直接与珠海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756-2639345、2639346、2639348

传 真：0756-2639327

凡提供有效证据和可靠线索协助打击盗版活动的人士，将得到珠海出版社的重奖。

谢谢广大读者对珠海出版社的关心和帮助。

第二章 一诺千金

十云听了怒真人的话，却垂下头，还是半步也没有动。

怒真人怒道：“你聋了么？”

十云道：“弟子没有聋。”

怒真人道：“没有聋为何还不过去？”

十云垂首道：“弟子不敢。”

怒真人大怒道：“你怕什么？就算风三要来拦你，也有我接着，徒弟对徒弟，师傅对师傅，你有什么不敢？”

十云道：“弟子……弟子还是不敢。”

怒真人反手一掌掴了过去，喝道：“你去不去？”

十云半边脸都已被打红了，却仍是心平气和，神色不动，柔声道：“弟子从来不敢和妇人、女子动手。”

怒真人跳了起来，喝道：“女子若要宰你，你难道就乖乖地伸脑袋么？”

他一面说话，一面又是十几个耳光掴过去。

十云站在那边挨着，也不闪避，微笑道：“这位姑娘并没有要宰我。”

世上竟有这样的师傅，这样的徒弟，众人不禁都看呆了。

朱泪儿见到这小道士挨揍，心里本觉开心得很，此刻终于忍不住道：“我骂的是你，你自己为何不敢动手？”

怒真人暴跳如雷，道：“我老人家若和你这种黄毛丫头动手，





岂非让人笑掉大牙。”

朱泪儿冷冷笑道：“无理取闹，乱打徒弟，难道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么？”

别人只道怒真人这回不被气疯才怪。

谁知怒真人瞪了她半晌，竟哈哈一笑，道：“好个小丫头，胆子可真不小。”

他竟一点也不气了，众人却又不自觉怔住。

海棠夫人目光一直在望着朱泪儿，忽然柔声道：“小妹妹，你今年几岁了呀？”

朱泪儿淡淡道：“大概和你差不多吧。”

君海棠失笑道：“和我差不多？你可知道我有多大了？”

朱泪儿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脸，大概是二十左右。”

君海棠情不自禁，摸了摸脸，笑道：“真的么？”

朱泪儿又道：“看你的身材，也不过只有二十左右。”

君海棠银铃般娇笑起来，道：“小妹妹，你真会说话。”

世上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别人说她年纪轻的，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半老徐娘，更恨不得别人说她只有十八。

朱泪儿懒洋洋又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这双手，却最多只有十八。”

君海棠不由自主，将手伸了出来。

谁知朱泪儿已又悠然接着道：“三样加起来，是五十八，看来你还不到六十岁，是么？”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几乎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就连凤三先生都有些忍俊不禁，但在海棠夫人面前，谁也不便真的笑出。

只有君海棠是真的笑不出了，俞佩玉想起她月下相待之情，想起她的徒弟林黛羽，立刻打岔道：“来的难道只有四位么？”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在下等知道风老前辈客居不便，是以其余的几位朋友，都在楼下相候。”

朱泪儿冷笑道：“你是以为就凭你们四个人已足够对付咱们



了？还是怕咱们逃走，所以叫别的人先封住去路。”

俞放鹤淡淡道：“姑娘你若真的认为自己言词锋利，那就未免错了，试想以怒真人、君夫人这样的身份，又怎会逞一时口舌之快，和一个小小的姑娘斗嘴。”

朱泪儿道：“你现在为什么要和我斗嘴呢？你难道自己觉得自己身份低些么？”

俞放鹤呆了呆，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干咳一声，道：“在下等此番的来意，风老前辈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不等风三先生答话，立刻又接着道：“在下此来，只是要向风老前辈讨一个人。”

风三先生道：“哦？”

俞放鹤道：“风老前辈当然也已知道，在下等要讨的人，就是这位朱姑娘。”

风三先生道：“哦？”

俞放鹤接着道：“只因这位朱姑娘，这几年来颇做了些事，令江湖朋友不满，在下忝居此位，不得不冒昧前来，以求公道，只要风老前辈高抬贵手，让在下将朱姑娘带走，在下保证必定公平处理此事，而且绝不再打扰前辈之静养。”

风三先生道：“哦……”

他竟只是连“哦”了三声，毫无反应，俞放鹤倒怔住了，也不知他的意思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过了半晌，才听得风三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你居然敢到风某面前来讨人，胆子总算不小。”

俞放鹤淡淡笑道：“这只因今日之风三先生，已非昔日风三先生。”

风三先生目光忽然转到怒真人身上，道：“说话的是他们，动手的只怕是你，是么？”

怒真人大笑道：“不错，风三虽已非昔日之风三，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除了某家之外，只怕还没有人能接得住你。”



凤三先生道：“很好……四弟，你就去接他几招吧。”

俞佩玉应声而出，抱拳道：“如此就请道长赐招。”

站出来的竟是俞佩玉，怒真人、俞放鹤、红莲花、君海棠不觉全都怔住了，怒真人忍不住大怒道：“你竟叫这毛头小伙子来和某家动手？你这是什么意思？”

凤三先生闭起眼睛，不再说话。

朱泪儿悠然道：“这意思你还不懂么？”

怒真人吼道：“我就是不懂。”

朱泪儿道：“就凭你这点道行，想和我三叔动手，还差得远哩，日后若是传说出去，岂非要说他老人家以大欺小。”

怒真人跳了起来，怒吼道：“但我又怎能和这小子动手，他连我徒弟都打不过……”

凤三先生冷冷道：“今日之凤三，纵或已非昔日之凤三，今日之俞佩玉，也非昔日之俞佩玉了。”

俞放鹤目光闪动，忽然道：“既然如此，今日之事难道就凭他的一战就可做主么？”

凤三先生道：“正是。”

俞放鹤道：“他若败了，又当如何？”

朱泪儿大声道：“我四叔若败了，我立刻就跟着你走，任凭你处治。”

俞放鹤道：“此话当真？”

凤三先生道：“凭你难道也信不过凤某？”

俞放鹤目中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道：“既是如此，道长还不出手，更待何时？”

怒真人大怒道：“你也来叫我和这种后生小子动手？”

俞放鹤微笑道：“这位俞公子此刻既已是凤三先生的兄弟，道长和他动手，也就算不得是以大欺小了，是么？”

君海棠嫣然说道：“不错，凤三先生的兄弟和道长动手，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辱没了道长的身份。”



朱泪儿悠悠道：“只不过，你们的道长若败了，又当如何？”

怒真人又跳了起来，大怒道：“某家若败了，就给他叩三个头，叫他师傅。”

朱泪儿笑道：“这倒不敢当，我四叔若收了你这么样一个整天发脾气的徒弟，岂非也要变得头大如斗。”

怒真人狂吼道：“某家在五十招内如果不能要他躺下，立刻掉头就走。”

他本来还是一心不愿出手的，但现在简直被气疯了，已变得非和俞佩玉打一架不可，谁也休想拦得住他。

朱泪儿笑道：“五十招……就算五百招……你也休想摸着我的四叔一片衣服，只不过……你虽如此说，别人的意思又如何？”

俞放鹤微笑道：“就算三百招吧……三百招内，怒真人若还胜不了这位俞公子，我等立刻鞠躬而退，绝不再来打扰。”

朱泪儿瞟了君海棠一眼，道：“你呢？”

君海棠嫣然道：“俞公子是我的老朋友，我只望怒真人将他躺下时，莫要伤了他才好。”

朱泪儿眼睛瞟向红莲花，道：“你呢？”

红莲花目光深沉，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只是冷冷道：“好！”

包括红莲花在内，谁也不相信俞佩玉能挡得住怒真人三百招的，只因大家都见过俞佩玉的武功，只道俞佩玉能挡得住十云三百招，已是大为不易，只要能接得住怒真人五十招，已是奇迹出现了。

朱泪儿道：“既然这样说定了，没有别人会再来啰唆了么？”

怒真人大吼道：“若还有别人啰唆，某家先拧下他的脑袋。”

他似已憋不住了，狂吼着又道：“姓俞的，你好生出手吧，某家先让你三招。”

俞佩玉一直没有说话。



他知道自己肩头已担起了副千斤重担，本来紧张已极，但等到真和怒真人面临相对时，他反而松弛了下来。

他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怒真人也不过只是个‘人’而已，我又何必一定要畏惧于他？”

别人在说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见，别人在做什么，他也全都沒有听见，他已全神贯注在怒真人身上。

他忽然发现怒真人的眼睛、眉毛和双手都不是一样大的，右边的总比左边小些，鼻孔里有三根很黑很粗的毛露出来，前胸的衣服上有块油迹，左面的袖口已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白布衬里。

他又发现怒真人的左眼在跳，嘴角在抽动，右手的五根指头都颤抖起来，左手五指却伸得笔直……

这些都是丝毫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在俞佩玉心神集中下，每一个微小的特征，每一个微小的动作，竟都变得明显起来，他从未如此全神贯注地看一个人，也从未想到能将一个人看得如此清楚。

到后来怒真人的一个鼻子在他眼中也仿佛变得有磨盘那么大，他几乎能看得出这鼻子上有多少个毛孔。

怒真人的狂吼声，俞佩玉竟没有听到，怒真人已有两次催他出手，他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这小子莫非已被吓呆了么？”

俞放鹤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怒真人忍不住又暴跳如雷起来，吼道：“你……”

谁知这次他的脚刚跳起来，吼声刚出口，木头人一般呆立那里的俞佩玉，忽然像箭一般窜出。

他手掌也已流云般切向怒真人膝头。

要知像怒真人这样的绝顶高手，武功与心神合一，平时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有意无意地与武功配合。

这正如精于舞蹈之人，动作也自然特别优美一般。



是以他纵然随意站着，全身也无懈可击。

但无论是谁，在怒火发作、暴跳如雷时，动作就难免涣散，两只脚若离了地而不踢人，下盘更难免有空门露出。

俞佩玉全神贯注，正是要找他的弱点，这一掌正是攻向他全身上下气力最弱，防守最疏的一环。

怒真人也不免吃了一惊，瘦小的身形忽然在半空中陀螺般一转，手足俱已反向俞佩玉击出。

这一着连削带打，以攻为守，果然是妙招，可见怒真人果然不愧为当今顶尖高手，纵遇危机，也丝毫不乱。

朱泪儿却大声冷笑道：“让三招？哼。”

这一招既是以攻为守，自然就算不得在让招了。

怒真人忽然长啸一声，身子竟已在啸声中骤然退出。

他手足本向前击，身子却忽然向后退，看来真好像有人在后面用绳子拉他似的，若是常人见着，只怕要以为这是魔术。

但在这小楼上的，却可以说无一不是武林高手，都已看出怒真人竟以长啸鼓气，将自己身子反激而出。

至于为何有气喷出时，人却向相反方向射出，这道理那时虽还无人懂得，但怒真人气功之妙，却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

就连红莲花都不禁为之动容，失声道：“好气功。”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以帮主看来，这位俞公子能挡得了真人多少招？”

红莲花面上像是有种惋惜之色，沉吟道：“最多只怕也不过百招左右。”

俞放鹤转向海棠夫人，含笑问道：“夫人的看法呢？”

君海棠笑道：“红莲帮主目光如炬，他的看法还会错误么？”

她和红莲花两人，自始至终，从未向郭翩仙那边瞧过一眼，就好像根本没有注意那边角落里还躲着个人似的。

郭翩仙心里本在暗暗欢喜，此刻听了他的话，才突然一惊，暗道：“这小楼总共才这么点大的地方，就算我藏的地方甚是黝黯，



以他们的目力又怎会瞧不见，他们这只不过是明知俞佩玉绝非怒真人的敌手，明知这楼上没有一个人能跑得了的，是以才故作大方而已。”

一念至此，郭翩仙已是汗流浹背。

这时怒真人早已让过三招，展开了攻势。

他招式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彩奇突之处，似乎与他的盛名不符，但是看了三五招后，他招式的威力，就渐渐显了出来。

只见他招式虽没有什么奇诡的变化，但上一招与下一招间却接得天衣无缝，有时上下两招，明明是背道而驰，所用的手法，和攻击的方位俱都绝不相同，若是换了别人，纵能将这两招连在一齐，也必定勉强得很，但在他手里使出来，却像是天生就该连接在一起的。

朱泪儿暗中本在冷笑道：“原来大名鼎鼎的怒真人，也不过如此。”

但看了几招后，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

这些平淡无奇的招式，竟是越看越觉可怕，每一招都如铜锤巨斧，重击而下，而且一招跟着一招，连绵不尽，永不断绝，就连旁观的人，都觉得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何况首当其冲的俞佩玉。

朱泪儿忍不住瞧了凤三先生一眼，嘴里虽未说话，目光却无异在问：“你看俞佩玉真能挡得了他三百招么？”

谁知凤三先生竟已闭起了眼睛，对当前这一场有关他生死荣辱的大战，他竟连瞧都不瞧一眼。

转眼间三十招已过，怒真人的招式越见凌厉威猛，俞佩玉简直已好像只有挨打的份儿，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每施出一招前，看来都像是要先想一想，而高手相争，又哪里容得他有考虑思索的余地。

三十招过后，胜负似乎就已成了定局，大家都已认定俞佩玉若能支持到百招以上，就算不容易了。

俞放鹤忽然一笑，道：“如此精彩的大战，当真是百年难见，

若是错过，实在可惜。”

十云微笑道：“既是如此，弟子将四面帘子都拉开来，让大家都能瞧得见好么？”

俞放鹤笑道：“那正是再好也没有了。”

十云不等他说完，早已将四面窗帘都拉开来。

窗外风声凄厉，夜色沉重，天地间也似充满一种肃杀之意，但四面屋脊上，却有许多人冒着风寒，站在那里。

窗帘一拉开后，屋脊上的人更越来越多。

郭翩仙方才本来还想乘乱逃出去，此刻也知道自己就算是肋生双翅，只怕也难以飞出去。

他暗中叹了口气，索性站了起来，向海棠夫人微笑着点了点头，显得既是惊奇，又是欢喜，就像是终于见到了久别多年的情侣，只差没有立刻奔过去，拉起她的手，向她叙说这么多年的相思之苦了。

怎奈海棠夫人还是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就仿佛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却含笑向俞放鹤道：“有件事我实在觉得奇怪极了。”

俞放鹤道：“夫人有何奇怪之处？”

海棠夫人道：“盟主你看怒真人的招式之沉威，比起昔日的天钢道长如何？”

俞放鹤微笑道：“昆仑绝技，凌厉无双，天钢道长功力之深，招式之猛，更久已为海内武林同道所共仰，只不过……”

海棠夫人道：“只不过比起怒真人来，还稍逊一筹，是么？”

俞放鹤微笑不语，自然就等于是默认了。

海棠夫人道：“十多年前，我随先师到昆仑的时候，恰巧瞧见天钢道长和人动手，对方好像是一位来自西域的喇嘛，功力也惊人得很。”

俞放鹤道：“那想必就是号称密宗三大高手之一的红云大喇嘛，此人和昆仑派宿怨极深，上昆仑挑战，已不止一次了。”

海棠夫人道：“那次我距离他们动手之处，没有十丈，也有七





八丈，但天钢道长一招击出时，我还是能觉得寒风扑面，连衣服都被震动得簌簌直响。现在，怒真人就在我们面前出招，我为什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俞放鹤笑了笑，道：“这只因真人已将内力收发由心，控制自如，每一招击出，力道都只集中在俞公子一个人的身上，绝不肯有丝毫浪费外溢，一击不中，力量就立刻收回，是以除了俞公子外，谁也感觉不出。”

他又笑了笑，接道：“否则莫说你我，就连这小楼，只怕也早已被震坍了。”

海棠夫人叹了口气，悠悠道：“幸好我不是俞佩玉，我想他现在一定很不好受的。”

朱泪儿冷笑道：“但也未必如你想像中那般难受。”

海棠夫人笑道：“你知道？你怎么知道？”

朱泪儿再不理他，只是喃喃数着道：“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她数得实在未免太快了些，其实这时怒真人和俞佩玉只不过拆了八十多招而已，但俞放鹤等人既已算定俞佩玉再也接不下三百招，是以也没有人和她计较。

俞佩玉此刻就像是钉子，虽然被一柄巨大的铁锤不断地敲击着，但铁锤若想将钉子敲弯，却也不太容易。

他忽然发现怒真人的招式虽猛，但却并没有将他逼得很紧，有时他遇着险招，急切间想不出破解的招式，怒真人反而会在有意无意间网开一面，等他一等，他心念转动，出招就更慢了。

朱泪儿却数得更快，嘴里不停地吟着道：“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俞放鹤瞧了红莲花一眼，微笑道：“一百招已过了，想不到他竟还能支持下去。”

红莲花淡淡道：“的确想不到。”

十云忽然道：“这位俞公子的内力，像是忽然增加了许多，是